





春



黛娥琴館隨筆

性水

鬼魔

ROBIN HOOD

LYNN

馬虎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白

**奉送十五寸相入學畢業相一律**

六寸美相四張連底一元加送十五寸大相一張  
四寸美相八張連底一元加送十五寸大相一張  
二寸美相十六張連底一元加送十五寸大相一張

百老匯照相公司

**新法醫治各難症**

葉蘭泉 醫師

神經腦病 脫痔無痛 肺癆獲治

**司丹康美髮霜**

髮防假冒 免損頭皮

Stacomb

**大便閉結之良藥！**

PHILLIPS' MILK OF MAGNESIA

汁鎂普利飛

**恒益隆煤庄**

統辦 源到 港

**肺癆獲治**

脫痔無痛

**脫痔無痛**

肺癆獲治

**調解國際糾紛的新公式！**

緊要新聞

昨空群猛炸粵桂各地

**江北鏖戰**

不幸地消息

**中大集訓生定期入營**

學聯會向當局提供軍訓意見

**戒煙多痰夜夢九醜夜尿**

各藥行均有代售



三九一

與鎮馬弁雙棲雙宿將在不遠。乃於不知不覺間。耶舛愛情熟流露出來。予新進之朱氏卻路殆盡。朱以金爲李督軍多年相隨。位列第三夫人之資格。洵且預作蟬與聲譽之計。何況一己固爲草莽新進。而地位更居第十以後。當無若何恩義之可言。苟非預爲之計。轉瞬亦將淪於飄泊。但以侯門深鎖。行動難事自由。而督軍又以其新寵可愛。舉燭茶灶新龍可樂。氏近之。因必令朱氏居之。因雜糧。又督督燕戴記曰。蠶桑雜糧。奕世福昌曰畜生。出漢五行志。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東漢見。則又曰畜產。後漢書劉寬傳。坐客屬書曰畜生。寬兄造人則之。恐其自殺。曰此人也。而被罵畜生。吾懼其死也。又北史高車傳。其先匈奴單于生二女。單子曰。吾君此女。安可配人。當以與之。乃築高臺處之。三年。有若狂高臺去。小女惹其神。欲嫁之。其姊驚曰。此其害我。無乃辱父母。妹不從。遂爲猴妻。子孫繁茂。成高車國。又隋文帝擬妹。太子廣與陳夫人侍。夫人爲廣所逼。奔歸于上。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以實對。上悲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縱饒我。今人之罵其子曰畜生。語殆本此。北齊熊安生以訟事欲訴徐之才和士開二人。及相對時。以之才諱雄。士開諱雄。乃不敢自稱姓名。但云燭爛生。羣公哂之。以其音同畜生也。

妾潔身歸里之時。獨不惜聽信張秘書

[illegible]

奇  
遇

今世伯非至。小艇擬朝發矣。黎但唯唯。仰首若有所思。不遽肯別。亦不更堅留。竊疑諸姦太。亦皆有愛色。周中心疑怖。益不自安。頃之。院既設。黎復命酒。僕便罷轡。周懼有他他。推故不欲而黎意強脫服。諸姦太亦爭把護。言笑不異平時。不得已又盡數觴。醺然徑醉。沈迷中似有人掖至臥榻。爲之覆重衾者。此後漸入夢境。茫無所知矣。比曉。則曉日已曛暎射窗隙。身裹厚氈。臥一小房中。悶熱殊甚。訝非向所。急大聲呼人。有類執券者馳入。問客所需。周素不相識。轉問此何所也。其人笑曰。此爲某旅店。昨夜客醉實甚。有人以汽車送君至此。云係友人。以食飲過醉。暫留一客房容客。行李悉交店中司事者代爲收管。乃不知耶。周聆言大悟。推枕起。立索行篋祝之。則

萬字波濤  
獄等獄吏  
一幕一幕  
更有名譽  
正苦  
反不如求一死  
花非偶  
終以讀書多年之受  
罪惡爲正理所推  
念作正色客之曰  
恩客然念  
非草草所  
方免後悔也  
三人聞之色露  
聆吾  
相借私奔。

物完好無缺  
底。其故爲黎  
能明其知也。  
大病病。  
人謂其失蹤三  
假。而香耗遺  
不獲。疑或遭  
問世交中有黎  
疑不能釋。蓋以  
人雇罷其父父  
數月以來。蔡  
堂中微不知其  
了。恐所謂西  
來某肆。主人  
非意圖嘲謔  
爲虐。似真  
荒唐似夢。

諺亦有本（上）

。食斷爲督軍女色過度。病入膏肓。纔起盧醫局謁於九京。究亦莫可爲力。無常之召。祇在遲早問題而已。故金氏在此時期中。竊以爲脫縛有日。又鍾錫丹變樓雙宿將在不遠。乃於不知不覺間。墮奸愛情熱流露出來。予新進之朱氏偕略殆盡。朱以金爲李督軍多年相隨。位列第三夫人之資格。猶且預作蟬與殘聲之計。何況一己固更居第十以後。而地位更居第十以後。當無若何恩義之可言。亦非預爲之計。轉瞬亦將淪於飄泊。但以侯門深鎖。行動難享自由。而督軍又以其新寵可愛。琴瑟茶灶。必令可受。奉送之。因

火。語出韓非子。以千求請託爲鑽。語出班固答賓戲。商鞅快三術以銷孝厚也。以陵人爲欺負。語出漢書韓延壽傳。侍下吏恩惠厚而約督明。或欺負之者是也。曰不中用。語出史記始皇紀。嘗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焚之是也。罵人曰老狗。語出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君。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是也。曰小卿家。語出漢書霍光傳。使梁成小家子。得奉大將軍。曰九卿封侯是也。曰子細。語出史八源書禮傳。爲政當舉大綱。何必大子細是也。曰附近。作傳近。語出仲長統昌言。官宦傅折房臥之內。交錯於城雜雜。又晉書燕戴配曰。蠶茲雜種。奕世彌昌曰畜生。人間是也。曰雜種。語出後漢書西羌傳。漢零等相執陳漢五行志。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東漢時出漢五行志。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東漢時則又曰畜產。後漢書劉寬傳。坐客屬蒼頭曰畜生。寬乃造人視之。恐其自殺。曰此人也。而被罵者。吾懼其人也。又北史高車傳。其先例奴單于生二女。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當以與天。乃築高臺處之。三年。有孝子狼高臺不去。小女意其神。欲嫁之。其姊妬曰。此是畜生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遂爲陳太夫人侍。子孫繁茂。成高車國。又隋文帝擬嫁。太子廣與陳夫人侍。夫人爲廣所逼。卒歸于上。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以實對。上悲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狐誤我。今人之罵其子曰畜生。語始本此。北齊熊安生以訟事欲徐休之才和士開二人。及相對時。以之才諱熊。士開障安生。乃不敢自稱姓名。但云燭爛生。以之才諱熊。士開障安生。乃不敢自稱姓名。但云燭爛生。羣公晒之。以其言同畜生也。

以物色。究亦未嘗不一自具盤照。當可得之。可。況此中人數世衆。於叱咤驅黃之外矣。

幸老者不常至。復無他人。見之

其惱。位必

李督軍服從中西醫士之勸告。另開一室於隣壁。令朱氏與夜寐。但於夙興夜寐之際。每有所需。仍按電鈴傳朱氏貼。所以朱氏之行動。雖路東轉。但晨光夜色。亦稍獲些須之自由。以獨居無聊中。感懷身世。益求未來之計。即擇夫人方面着想。爲三姨夫之法。於奔走供役於副官馬弁中。加至一百第。玉戶金鋪。現便人旌旗。曲閣洞房。使人眩亂。至中堂。一老者坐沙發中。李儼視之。年可五十餘。以善修飾。亦自醜然有致。徐晉垂手立曰。承主人命。爲三姨侯敬候主人之命。老者微昂其首。曰。墮下者耶。徐諸諾。李卽叩頭。急登。倉卒不解爲禮。則拜。老者笑。持不悞。李又應之。入侍。三姨至貴介。且豪侈。喜役男子。室中無婦人。又疏脫。不避形跡。恒衣淺紅綢衫衣。三角短襪。以爲爲之。角短襪。不避形跡。恒衣淺紅綢衫衣。三角短襪。以爲爲之。角短襪。不避形跡。恒衣淺紅綢衫衣。三角短襪。以爲爲之。角短襪。

鏡胎世系。李申三姨笑曰。世間世家子弟也。世而欲爲吾執役。何求。李謂言主且請退。李慨然將疑是他俗。悅曰。渠亦何所但知其戚耳。在。渠咸自矜。未完

(一)五時二十分

其聲。臨諸所自。則曰。若能戰役至恐。然當守禮。不然。恐不赦。李喜極。亦諾諸。老者隨略助。徐乃傳李婦。一樓。一婦人在。年十八。一妖治至甚。略如倡優。李不敢不視。知所謂三姨者。旋聞三姨呼曰。若即李耶。爲吾執役。至雞。但當一切均從我耳。李應之。乃遂懷被而至。徐密謂之曰。二姨吾主人之靈魂也。吾以是職介。即爲君謀。能得三姨役。則君復何憂。他日君得志。毋相忘也。李狂喜。乃以千金贈之。徐復曰。吾有一言。君當察記。三姨雖婦人。然至脫略。脫有以役君。君必勿自外。

[illegible][illegible]


**虎標萬金油**  
 總發行 瑞記行  
 地址 廣州府 大新街 瑞記行  
 分銷處 廣州府 大新街 瑞記行  
 代理 廣州府 大新街 瑞記行

**好頂**

啓者本庄直接由荷蘭原運來保吉瑞豐林馬登三種大細煤炭火刀充足耐燒廣銷用向蒙同業及機關工廠兼購有鑒於此現爲供給便利推廣起見特定船期每月每噸以原價運到倘蒙惠顧大小一律歡迎預定船貨價格更爲克己實常有大批貯備以便採購委託交與輪船工廠代當依期不致誤會  
中環利文新街三十八號電話壹玖柒叁  
**司理羅璇璣謹啟**

**田家鎮一瞥**

鄂春匪田家鎮四十里，晨曉在樹、少進壁有張之洞所撰「楚江鎖鑰」四字，昔爲這是警告諸位地、我們聽到楊氏的談話北岸不過一百米突、爲江流最狹處、山要飛渡口□、那恐怕是X人夢想、不過、方各別就寢、

五里□□嶺、這種好的消息、真使人愉快極了、我們在趙處長談到夜深一點鐘、  
○——未完——○

**各藥行**

中環利文新街三十號  
瑞記藥房



